

廿二史札記

廿二史札記

廿二史劄記卷二

陽湖趙翼雲崧

漢書移置史記文

漢書武帝以前紀傳多用史記原文惟移換之法別見
剪裁如鴻門之會沛公危急賴項伯張良樊噲等得免
彭城之敗漢王道逢孝惠魯元載以俱行陳平閒楚使
去范增鴻溝解兵張良陳平勸漢王追楚漢王至固陵
彭越韓信兵不至用張良策分地王之遂皆會兵等事
史記皆詳於項羽本紀中漢書則項羽傳略敘數語而
此等事皆詳於高祖紀內蓋史記爲羽立紀在高祖前
故大事皆先載羽紀使閱者得其大概而其下諸紀傳

自可了然漢書則項羽改作列傳次於帝紀之後而高紀則在首卷故此等事必先於高紀詳之而羽傳不必再敘也

呂后殺戚夫人及趙王如意史記載呂后紀內而外戚傳敘呂后處不複載漢書呂后紀專載臨朝稱制之事而殺戚姬等事則入外戚傳中蓋紀以記朝政傳以詳細事固各有所當也

齊悼惠王來朝惠帝庶兄也帝以家人禮使坐上坐呂后怒欲酖之帝起取卮爲壽呂后恐急自起泛卮此事史記在呂后紀內漢書則入於齊悼惠傳而呂紀不載韓信從至漢中不見用亡走蕭何自追之薦於漢王遂

拜大將史記在信傳內漢書已詳其事於高紀故信傳不復敘

蒯通說范陽令降武信君又說武信君以侯印封范陽令史記在張耳陳餘傳內漢書另立通傳詳其事故耳餘傳僅摘敘數語

盧綰反高祖親擊邯鄲卽用趙人爲將史記詳於綰傳漢書入高紀故綰傳不載

史記韓信傳贊另提出信貧時葬母度其旁可置萬家以見其志度不凡漢書則以此敘入信傳

韓信將擊齊聞酈食其已說下齊欲止蒯通曰將軍受詔擊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得無行也史記詳信傳內

漢書另入通傳

蒯通說信三分鼎足之計至數千言史記在信傳內漢書亦另入通傳

吳楚反袁盎對景帝以爲不足憂黽錯在旁善其語上問盎計安出盎請屏人語惟錯尙在盎又謂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并屏錯避入東廂盎遂請斬錯以謝七國上因斬錯史記以此事敘在吳王濞傳內漢書敘入錯傳而濞傳刪之

淮南王安與伍被謀反被先諫之繼又爲畫策其文甚麗史記載入淮南王世家內漢書另立伍被傳載此文而安傳刪之

田叔傳史記載高祖過趙嫚罵趙王王之臣趙午貫高等不平謀逆後事發收捕趙王等漢書以此事敘入趙王傳故田叔傳不復詳敘

漢書多載有用之文

晉張輔論史漢優劣謂司馬遷敘三千年事惟五十餘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餘萬言以此分兩人之高下然有不可以是爲定評者蓋遷喜敘事至於經術之文幹濟之策多不收入故其文簡固則於文字之有關於學問有繫於政務者必一一載之此其所以卷帙多也今以漢書各傳與史記比對多有史記所無而漢書增載者皆係經世有用之文則不得以繁冗議之也

摘開于後

賈誼傳史記與屈原同傳以其才高被謫有似屈原故列其弔屈賦鵬鳥賦而治安策竟不載案此策皆有關治道經事綜物兼切於當日時勢文帝亦多用其言何得遺之漢書全載

鼂錯傳載其教太子一疏言兵事一疏募民徙塞下等疏賢良策一道皆有關世事國計路溫舒傳載尙德緩刑疏

賈山傳載其至言

鄒陽傳載其諷諫吳王濞邪謀一書

枚乘傳載其諫吳王謀逆一書

韓安國傳載其與王恢論伐匈奴事恢主用兵安國主和親反覆辨論凡十餘番皆邊疆大計

公孫弘傳載其賢良策并待詔時上書一道帝荅詔一道

以上皆史記無而漢書特載之者其武帝以後諸傳亦多載有用章疏

韋玄成傳載其宗廟議禮之文原本經義可爲後世法而并及匡衡王舜劉歆等所論廟制按匡衡等皆玄成以後之人與玄成何涉以其於禮制互相發明故并載玄成傳內

匡衡傳載其所上封事元帝時論教化之原成帝時論

世二史贊讀卷三
燕私之累皆有闢君德

總計漢書所載文字皆有用之文至如司馬相如傳

所載子虛賦喻蜀文諫獵疏立春宮賦大人賦

史記亦載

揚雄傳載其反離騷河東賦校獵賦長楊賦解嘲解
難法言序目此雖無關於經術政治而班固本以作
賦見長心之所好愛不能捨固文人習氣而亦可爲
後世詞賦之祖也

漢書增傳

漢書武帝以前王侯公卿皆用史記舊文閒有史記無
傳而增立者今列於後

史記無吳芮傳蒯通則附韓信傳內伍被則附淮南王

傳內漢書俱另立傳

史記有齊悼惠王世家而趙隱王如意趙共王恢燕靈王建皆無傳趙幽王友附於楚元王世家內然皆高帝子也何得闕之漢書皆立傳

景帝子爲王者十三人史記以同母者爲一宗作五宗世家漢書則十三王各立傳而河閒獻王傳詳敘其好古愛儒所積書與漢朝等魯共王傳敘其好治宮室壞孔子宅廣其宮因得壁中古書史記皆不載史記張騫附衛青傳後寥寥數語而詳其事于大宛傳漢書另立騫傳

史記李陵附李廣傳後但云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

與單于戰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餘人蓋遷以陵事得禍故不敢多爲辨雪也漢書特爲陵立傳詳敘其戰功極有精采并述司馬遷對上之語爲之剖白

史記無蘇武傳蓋遷在時武尙未歸也漢書爲立傳敘次精采千載下猶有生氣合之李陵傳慷慨悲涼使遷爲之恐亦不能過也魏禧謂固密於體而以工文專屬之遷不知固之工於文蓋亦不減子長耳

漢書增事蹟

韓信傳信貧時韓母營高燥地度其旁可置萬家史記以此事作贊漢書則敘於傳內又增漢王使信擊魏豹

信問酈生魏得無用田叔爲將乎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又增信旣虜豹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北舉趙東擊齊絕楚糧道與大王會滎陽漢王卽與兵三萬史記但云漢王遣張耳與信北擊趙代

楚元王傳史記但載其封國生卒及子孫承襲之事漢書增元王少時嘗與穆生申生受詩於浮丘伯後隨高祖軍中出入臥內及封楚王又遣子郢至長安與申公仍從浮丘卒業申公好詩爲魯詩元王次之其詩傳號曰元王詩并其孫戊襲位初爲穆生設醴後竟胥靡申公等事

蕭何傳漢書增項羽負約封沛公於巴蜀爲漢王漢王

怒欲攻羽蕭何力言不可乃之國

王陵傳史記呂后欲王諸呂問陵陵曰不可問陳平平曰可漢書增陵責平負先帝約及平自解之語

淮南王安好文學及神仙之事其始固賢王也史記世家開首卽敘其以父厲王死怨望欲叛初不述其賢行并其諫伐南粵一書取可傳者亦但載入嚴助傳而安世家內不載漢書則增其好學作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多中書八篇言神仙黃白之事武帝好文每作報書必令司馬相如等視草及安入朝獻賦頌等事

石慶傳漢書增武帝責丞相一詔

李廣傳漢書增廣斬霸陵尉自劾武帝不責反加獎譽

一詔

衛青傳漢書增青初爲平陽公主騎奴及後貴爲大將軍而平陽主以夫曹壽有惡疾當另嫁問左右列侯誰賢左右皆以大將軍對主笑曰是常騎從我奈何用爲夫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遂以青尙主按此事本在褚少孫外戚世家遺事內史遷是時目擊其事而不載入傳蓋其時青正貴盛不敢直書以取怨也漢書蓋卽取少孫所補

公孫弘傳漢書增弘沒後爲相者李蔡等十餘人盡誅惟石慶得善終正以見弘之能得君也

鄭當時傳末漢書增翟公罷官賓客皆散後復官舊時

世說新語卷二
賓客又將來乃署其門有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等語此
本史記引之作贊語已無甚關涉而漢書增入當時傳
中尤覺無謂

漢書書恆山王

漢書呂后紀孝惠帝張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殺其母
名之立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太后稱制立孝惠後宮
子強爲淮陽王不疑爲恆山王弘爲襄城侯朝爲軹侯
武爲壺關侯四年帝自知非皇后子而所生母被殺出
怨言太后乃廢之以幽死更立恆山王弘爲帝太后崩
大臣以弘及三弟皆非孝惠子共誅之

恩澤表五行志並云皆呂氏子周勃

傳亦云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令孝惠子之

由前所書則強等孝惠後宮

子也由後所書則皆非孝惠子也此已屬岐互且先所
書恆山王則不疑也弘則襄城侯也後忽云立恆山王
弘爲帝更不明晰據史記則襄城侯本名山因常山王
卽恆山王不疑薨以山改封常山王更名義後立爲帝又名
弘始覺了了此雖小節亦見史記之密

漢書武帝紀贊不言武功

漢書武帝紀贊謂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興太學修郊
祀改正朔定厯數協音律作詩樂舉封禪紹周後號令
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有三代之風以帝之雄
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是專
贊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則不置一辭抑思帝之雄才大